

俄網的「三不主義」

據 2008 年 11 月 13 日日誌修訂

筆者自己對現行建制教會固然多所不滿與反對，但對於自己或任何人「另起爐灶」的做法以至想法，卻也不能輕易信任和衷心支持。原因呢？一言難盡.....

第一、我並不是先天地「反建制」的，好好歹歹也在建制內掙扎浮沉了七年之久。正是物傷其類，對「建制中人」並不至於毫無諒解同情，亦多少相信仍必有像「俄巴底」般忍辱負重的同工，這樣，我又怎能完全否定現存建制呢？

第二、大多數弟兄姊妹根本別無選擇，只能繼續在現有建制中「生存」。我雖每次去到所謂「基督教書室」時都想「潔淨書室」，但我還是要去那裡找參考材料（包括正面及反面的）；我雖然對資本主義恨之入骨，但我最起码仍要用到銀行提存轉賬的服務。夸夸其談地大講「脫離建制」，做「野人」麼？

第三、筆者眼下是「四海飄零無以為家」，並不好受，很不太想別人也隨便反建制以致「步我後塵」。保羅說「若是能行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」（羅馬書 12: 18），還是很有道理的。我自信自己在信仰上「心中有底」，所以做「獨行俠」或者死不了；但多數弟兄姊妹卻仍需要「一般」的教會及團契生活，否則，會連起碼的信仰都維持不了。

第四、至於另起爐灶自立門戶，自問何德何能，亦性不相近，所以從起初就沒有這個「偉大構想」。再者，筆者能看見人家眼中的「刺」，難道看不見自己眼中的「樑木」？可悲的「人同此心」，給我「自成一派」，保證遲早會成為另一個建制，一樣或者更加封閉與墮落。前事不忘，何苦來哉？綜觀聖經、歷史以至個人領會，筆者深知建制的敗壞不是源自某一建制，而是墮落的人性本身，所以才會改來改去都是一樣！

第五、最後，我並不是本然反對任何改革或革命，只是我的末世情懷——非常「動態化」的信仰理念已無法安心於此。臨近末日，時日無多，在建制內「改良」或在建制外「革命」，都已經為時已晚，無補於事。支持挽救這個建制固然無望，就連反對拆毀它也是多此一舉。打個比方，你無法挽救一個垂死病人，但也不必動手把他殺死，反正他是「自己會死」的。

牧會七年，最令我痛心無奈的，不是在醫院看見有許多「垂死病人」，而是看見這些垂死病人自己和他們的家屬朋友以至「教友」，不停地「垂死掙扎」，沒完沒了地試完一種「療法」又一種「療法」，最後病人當然還是斷氣一命嗚呼，卻是因為「太忙」，真正的永生福音就「沒空」聽進耳去，甚至連「遺囑」與「後事」也來不及好好向親眷交帶。大家白忙一場，到頭來卻是抱憾更深，何苦？何苦？

今天，世界是個「垂死的世界」、教會也是個「垂死的教會」，救是沒得救了，連罵它也是多餘。本來，大家好好為世界、為教會預備「身後事」才是「正經事」，但如此「大吉利是」的話，誰聽得入耳呢？算吧！所以，面對著現有建制，無論是支持與反對，我都選擇沉默，不再「多事」了。

至於「俄網」上之所以還有指責現存建制的說話，大家應該知道，主耶穌罵「文士和法利賽人」的話不是說給文士和法利賽人聽的，而是說給「眾人和門徒」聽的，叫他們懂得如何「不即不離」地對應這個現存宗教建制。相似的，俄網的話也不是對「建制」說的，而是對「你們」說的。我只想一息尚存，可以為上帝多留一點「道種」，將聖經真理盡量講得清楚完備，給大家拿來「傍身」，好在這個沒得救但又不可能完全脫離的世界與主流教會裡面，多一點賴以「自守」的信仰底子。

我說過八百遍了，我是了無大志的，怕大家還不明白，就歸納為「三不主義」：

一、不支持建制

二、不反對建制

三、不另立建制

絕對是「無為而治、各安天命」，如此而已。

這樣的「立場」（或者說「沒有立場」），大家受得了的，有空來訪；受不了的「自便請回」！網上世界自去自來，不憑制度組織，卻單單以「道」來相連，說起來，倒是更像一間教會哩！大家意下如何？

總而言之，「不統不獨，一個教會，各自表述」，說得胡裡胡塗，卻是大有玄機，奧妙無窮。